



峡谷回声

边震遐



峡谷回声

边震遐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 云

封面设计：严铁葵

插图：施大畏

峡谷回声

边 震 遐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375 插页 8 字数 276,00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800册

书号：10078·3724 定价：2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大跃进”方兴未艾。青龙川大型水电站工程新任领导人高炳奎，位高权重，号令十万人马硬拼硬打，一心想高速度拿下这个大工程。蔑视科学的盲目意志，必然招致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。紧随着局部胜利的狂欢，惨祸接踵而来，最后炸毁围堰大堤，痛苦地宣告工程全面下马。

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。轰动世界的“大跃进”急起骤落，这是个奇谲的东方之谜。包含着智慧和愚钝的撞击，无畏的献身和奴性的忠顺……透过深沉的“峡谷回声”，愿读者能寻到解谜的钥匙，并获得哲理的启示！

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

——《战国策》

下马二十年之久的青龙川大型水电站工程，即将重新上马。消息传开，就象烽烟扰攘的动荡年代，一场大战行将爆发之际，许多人的性格都变了样。沉默的变得开朗了，开朗的变得沉默了，急躁的变得谨慎了，谨慎的变得急躁了，有的顿时踌躇满志，有的忽然躲躲闪闪。至少在水电厅范围内，完全保持常态不为所动的人，可以说一个也找不到了。

喝酒的不醉吃糟的醉。最先为青龙川工程重新上马醉倒的，竟是一个同工程没有直接关系的人。

此人姓卓，单名钰，女性公民，二十岁，是省委副书记卓老和水电厅办公室主任余沛莹的独养千金，两届高考的落第生，徘徊于升学和就业之间的社会青年，未来美术家称号的热烈期望者。卓钰一听说青龙川水电站重新开工前，将组织一个考察团前往参观著名的葛洲坝工地，妈妈已由上级指定为考察团的

秘书长，便激动得象发疯似的，哭哭啼啼，闹得天翻地覆，非要跟着妈妈随考察团出游不可。

“别吵啦！”余沛莹对女儿的要求不屑一顾，拂手说，“你知道吗？这是原则问题。”

“得了吧，妈妈！”卓钰简直象在演《宇宙锋》，泪痕未干的脸上，霎时堆起了嘲讽的笑容，“在家里用不着扮组织面孔。谁不知道有多少把头一个英文字母就当梯子认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，还不照样儿挂着考察团员的招牌，到外国去旅行观光，采购洋货；可我，只是为了体验沸腾的生活，观察祖国的壮丽河山，为了献身于我的绘画艺术……”

说起绘画艺术，卓钰确实从小就显露出了几分天才。四岁那年画的一幅大公鸡，就被幼儿园选送到全省儿童美术展览会公开展出过。使余沛莹深深感到遗憾的是，伴随着女儿进入学年的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。动乱结束，开始了青春时期，等到两次高考不就，才悟出了需要扬长避短的道理：决心珍惜女儿的特殊爱好，着力赞助女儿的志愿，确立以绘画作为她终生事业的主攻方向。

“我是光明正大的！”卓钰一边踱步，一边挥舞着手臂，忽又象个演说家似的，变得气宇轩昂了。“我并不想揩公家的油，我可以作为自费旅行。”

“自费旅行？！”余沛莹哼了一下鼻子，“说得轻巧，还不是向爸爸妈妈报销！”

卓钰忽地转过身来，裙子旋了一个圆圈，带起一阵轻风。

“什么叫智力投资？妈妈您懂吗？”她诘问道，“十年动乱，我这个无辜的娃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！您和爸爸靠边挨整，可以落实政策，官复原职，我呢？谁能还我知识？谁能补我一个黄

金的少年时代！我考不上大学，难道全要我个人负责？！”

女儿说得振振有词。余沛莹的心中泛起了一层负疚的感情。她并不想同女儿争吵。这是一个初春的星期天，本来可以一道去逛逛公园，看看电影，或者欣赏音乐，参观美展。不料，青龙川工程重新上马的序幕尚未揭开，火药味就漫进了宁静的家庭，漫进了可爱的星期天。丈夫去外地开一个重要会议，她本人又要准备出差，正心烦意乱间，一向娇宠的女儿突然发难，当妈妈的只好硬着头皮承受全部压力了。她仰靠在沙发上，望着女儿涨得通红的脸蛋，望着女儿窈窕的身姿，总觉得女儿本来就应该是一帆风顺的，所以碰到不如意的事，同自己和丈夫的昔日境遇分不开。她似乎欠了女儿的债，永远还不清的重债。忽然间，她的脸色又变得温和了。

“跟公家的考察团一块儿出发，别人会怎么想呢？”余沛莹的语调中，充满了乞求体谅的情绪，“再说，你爸爸也不会同意的。”

“我管别人怎么想！只要您同意，爸爸准支持。”

说着，卓钰伸手操起了书桌上的电话听筒，熟练地拨了一串号码。电话连上一条特别专线，不到半分钟时间就接通了。

“您是卓老吗？嘻嘻……”

丫头完全忘记了刚刚哭过闹过，一张口就跟老头子开起玩笑来了。专线不愧为专线，功能惊人的好，数百里之遥，连父亲的喉音共鸣都传了过来，简直好比近在咫尺之间，就象平常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的时候那样，只差一点没有吸到父亲嘴里喷出的热气和烟味。

电话里传来了呵责声。

“小钰，你怎么可以拿专线电话开玩笑？乱弹琴！”

“不，不是开玩笑。”卓钰止住笑声，“我要向爸爸报告一件大事，一件跟我的前途和命运有关系的大事……您听好！妈妈参加了水电施工考察团，要去长江葛洲坝，我要跟着去写生，长见识，妈妈同意了，出差费向您报销……”

“不许胡说！”余沛莹一声喊，从沙发上弹起，冲上去对着话筒嚷：“你知道吗？小钰在假传圣旨。这事不能同意！”

“我不同意！”当爸爸的一字一顿地复诵道，又放缓口气劝慰：“应当在家好好向美术老师学习，先练好基本功嘛！”

“基本功，基本功，老是基本功。绘画的理论我早就会背了，又关门画了两年石膏像，腻透了！”卓钰顺手从桌上抓起一个石膏像，高高举了起来……

“你疯啦！”余沛莹喊着，去抓女儿的手臂。

卓钰肆无忌惮地跳上了转椅。

“我要出门，出远门！”卓钰继续向远方的爸爸呼喊，“没有见过高山大川的人，休想成为大画家！”

“见过高山大川的人，未必都能成为大画家！”爸爸讥笑道，“电影电视画报里，不是照样能见到高山大川吗？多的是哩！”

“我要写生，不要写死！非得亲眼去见一见。您要答应，我就把所有石膏像全砸掉！您听好，爸爸。”

“咣”的一声，可怜的维纳斯，爱和美的女神，本来就断了手臂，这一下干脆成了齑粉。

“乱弹琴！”爸爸的口气变得异常严厉了，“让你妈妈听电话！”

“不！您先答应我，要不，我甩个更响的给您听听，象原子弹爆炸一样！”

卓钰又抓起一个石膏像，摆脱母亲的拉扯，步步登高，猛

地跳上了书桌。

最后通牒起了作用，没等原子弹爆炸，听筒里传来了妥协的回音。

“好！好！算你英雄。”爸爸的嗓音是那么沉闷，象夏天闷雷的余音，“真拿你没办法！不过，这事我说了也不算，得经过水电厅的领导同意才行。”

“好哩！我自个儿找高叔叔去。”她挂断电话，放好石膏像，得意地凌空跳下书桌，在母亲脸颊上吻了一下，飞也似地冲出门去。

“别去找他！”余沛莹喝道。

“为什么？我偏要去！”回话从花园里传来，带着毫不退让的口吻。

“你知道吗？找高炳奎没用！”

当妈妈的话音未落，一溜摩托车引擎声已经“轰轰”地远去了……

卓钰满头大汗地闯进了水电厅副厅长高炳奎的住宅。

星期日，高炳奎的家中洋溢着天伦之乐。此刻，他正和妻子任淑英、儿子高青川一道，高高兴兴地将一幅老大的《青龙川大坝鸟瞰图》挂上书房北墙。任淑英在水电厅职工疗养院当院长，高青川刚从大学水利系毕业不久，担任了水利工程技术员，都对这幅工程示意图有着共同的兴趣。高炳奎的那位白发如银、耳朵严重失聪的老父亲站在一旁，咬着烟管，也目不转睛地在欣赏着这幅色彩斑斓的大挂图。

“高叔叔——”

随着一声脆亮的喊叫，卓钰已经出现在书房门口了。她一

手扶着门把，一手按住胸口，气喘吁吁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啊！卓钰。”高青川吃惊地转过头，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任淑英连忙倒一杯开水，递给她。

卓钰喘息甫定，反而不着急了，一边喝水，一边评论起面前的《青龙川大坝鸟瞰图》来。

“工程图画，为啥就不能讲究点艺术构思呢？取这种俯角度，又用上下等量齐观式的构图，该有多呆板！如果采用黄金分割的原理，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……”

卓钰转过头，准备继续大发宏议，忽然间，视线触到了老爷爷木然的脸容，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里，正噙满着泪水，这才怔住了。

“是你妈妈叫你来找我的吗？”高炳奎问。

“不，是我自己要来找您的。”卓钰回答道，“不过嘛，用电话请示过爸爸，他没反对，当然是赞成……”

“别噜嗦！”高青川不耐烦了，“快说什么事？”

“我要求跟妈妈一起参加水电施工考察团，去葛洲坝，一切费用自己负担。”

在水电厅，高炳奎是排行第七的一位有职无权的副厅长，自己有着了一肚子的苦恼。听了卓钰的话，拖过一把藤椅，缓缓坐下，他犯难了。

“高叔叔！”卓钰看看高炳奎的脸色，开始感觉到事情并非如她想象的那么容易，用求情的委婉声调说话了，“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，保证！想当画家，哪能一辈子关在家里呢？”

年轻人的心灵最容易相通。高青川马上插嘴打边鼓：“爸爸，卓钰的要求是合理的，机会难得，让她去吧！”

使高炳奎感到意外的是，一向文静持重的妻子也同情起卓

钰的奇特申请来了。

“既然作为自费旅行，不妨照顾一下。”她认真地说，“只要交待管账的同志把账目搞清楚，我看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超越了我的职权范围。”高炳奎沉吟道。

“您作不了主，我就去找程叔叔……”卓钰撅起了嘴巴。

“好吧！我陪你一道去。我也有点事情恰好要找他。”高炳奎爽快地拍了一下大腿，“这就走！”

高炳奎和卓钰来到程之远家中，走进客厅，微微吃了一惊，原来余沛莹捷足先登，已经端坐在上席的沙发中了。

程之远是主管青龙川水电站工程的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，是卓老夫妇的老同事、老朋友，也是高炳奎的老上级。他一见高炳奎和卓钰，便笑呵呵地招呼他俩入座，泡了两杯茶；又区别对待，把一盒什锦糖推到卓钰面前，给高炳奎递上一枝中华烟。

卓钰不管妈妈在丢着眼色，示意她必须注重文雅和礼貌，竟毫不在乎，连“谢谢”都不说一声，就伸手到铁盒里翻找起爱吃的奶糖来了。

高炳奎并非出于客气，摆摆手谢绝了香烟，“早戒了，青龙川工程下马那时候戒的，正好二十周年。”

“好样的！”程之远由衷地赞叹，“我就没这个意志。学会抽烟半个多世纪以来，至少戒过三百次了，每次戒烟之前免不了赌咒发誓一番，到头来还是以失败而告终。”

谈话从戒烟扯开去，嘻嘻哈哈，没有一点拘束。等到高炳奎一触及正题，程之远早已成竹在胸，爽快地拿出了定见。

“当妈妈的比女儿抢先赶到我这里，为的就是让我卡住这个

所谓的原则大关。”他吞云吐雾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比起许多不正之风来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原则问题呢？既然可以向大家讲明不揩公家的油，就让小钰去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余沛莹着急了，“考察和游览毕竟不一样！您知道吗？老程，小钰还是孩子，先天不足，体质差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……”

“哦！”程之远笑了起来，“原来你担心群众影响是假的，你是怕小宝贝受风寒，得感冒，是不是？”

卓钰的嘴巴翘了起来，“妈妈总想把我当作一只金丝鸟，永远关在笼子里。我不！我偏不！”

余沛莹叹了口气，“你们都明白，我是在困难时期——青龙川工程下马那年怀的孕，胎儿足月的时候，我已经三十出头了，不得不开刀作剖腹产，直到如今还留着后遗症。小钰她，硬是从我身上活生生挖下的一块肉……”

她说着眼圈红了起来。而女儿却无动于衷，还剥了一颗糖塞进妈妈的嘴巴里，不让她继续唠叨下去。这还不算，女儿还有烦言，又对母亲的历史性功勋表示了轻蔑。

“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·布朗，都早已会走路说话了，还翻这种陈年老账，有啥了不起的！”

使母亲感到悲凉的，莫过于亲生孩子不能体察慈母之心。余沛莹用泪眼睨视着女儿，咒了三个字：“小孽种！”

“言归正传吧！”程之远笑笑说，“小钰有心沿长江去葛洲坝工地旅行写生，就该支持她去。要知道，在孔夫子年代，对孩子也不是管得很死的，所谓‘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’关键在于一个‘方’字……”

“老程，您可别当教唆犯啊！”余沛莹制止道。

“不，”卓钰有了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，得意了，反客为主，起身为宾主的茶杯中添了水，连声嚷嚷：“程叔叔讲得对，程叔叔讲得好！”

“瞧这神气劲！算你有了靠山。”余沛莹用一种难以掩饰的疼爱神情瞄着女儿，仿佛在欣赏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。遗传基因有时实在太神奇了，卓钰源自父母，却又完全综合和发展了父母的长处，比余沛莹年轻的时候出落得更美，更精灵。

“要想在事业上有成就，就该允许小钰出去跑跑，长点见识。”程之远继续开导余沛莹，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历来是造就人才的基本条件。扶植天才，要勇于采取一点不寻常的方法。”

“她算什么天才？”余沛莹带着母性的骄傲，嗔道。

“任何天才，还没有创造奇迹之前，谁都不会承认他是天才。”程之远说，“如果天才给耽误在萌芽状态，那我们就有罪了。谁能担保，卓钰不能成为未来的吴道子和齐白石呢？”

卓钰愣住了，嘴巴里的一粒奶糖鼓起了半边红喷喷的腮帮，大眼睛炯炯闪光，既象受宠若惊，又象害羞、诧异、愤怒。她一时确实没有闹清，面前这位谈锋凌厉表情丰富的长者，讲这一番话，除了支持、赞扬和期待以外，是否还包含一种嘲讽挖苦的意思？

“得了吧，未来的天才！”当母亲的接茬道，“真让她到了水电站工地，也许呆一天都受不了！”

“等着瞧吧！”卓钰反驳，“我就不信水电站工地会这么可怕。要不，听说当年青龙川工程下马的时候，好多好多人都哭着闹着不愿意下，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一提起当年，尽管是几句平淡无奇的话，恰似一个神秘的电子信号，突然唤起了三个长辈心灵中共同的痛苦记忆。客厅

里一下子沉寂了，沉寂得令人窒息般地难受。

过了半晌，程之远朝卓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的，我等着瞧！”接着，看看表，下了逐客令：“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事我可要出门啰！”

“还有！”高炳奎急切地叫了一声，又用试探的语气小声道：“青龙川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的时候，我的工作问题……”

程之远悄悄瞟一眼余沛莹，缓缓说：“有人生怕卷入这个摊子，一次又一次跟我诉苦求情打招呼；而你，还煽动你的一家，迫不及待要往前挤。本来嘛，你有几根肠子我都清楚，正想抽空找你谈谈；既然今天来了，我就坦率告诉你：你的要求不能考虑！”

高炳奎一惊：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心照不宣吧！”

“您不宣我就不走！”

六十出头的人在老首长面前，总觉得自己还是小字辈。高炳奎转过了脸，象孩子似的闹起别扭来了。

“好吧！我说。”程之远无可奈何地重新点起一枝烟，“第一，你年纪大了，又是二等残废，身上还埋着弹片，深山野地，长年累月，拚不起了；第二嘛……”他迟疑了。

“第二怎么样？说呀！”高炳奎简直在逼供了。

“这第二！”程之远苦笑了一下，“干脆，竹筒倒豆子，我全交代。第二，惨痛的历史教训，大家记忆犹新……”

“是啊！”余沛莹插话道，“领导考虑问题，需要照顾到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因素，不能不慎重啊！”

“不信任我，怕我一沾手就坏事……”高炳奎自语着，低下了头。

“您知道吗？新的离休条例快要下来了，还愁什么呢？！”余沛莹劝道，“要疗养可以疗养，要旅游可以旅游。”

“不全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嘛！”程之远一听余沛莹的话不足以打中要害，连忙又说，“这回省委想多重用一点中青年，特别是懂技术的中青年骨干。青龙川工程只是第一战役，下面还要搞梯级开发。真想做事情，在后方也不会让你闲着的。淑英没过离休年龄，愿意下青龙川，可以考虑；至于小青川，年轻力壮，本来就是青龙川工程的儿子，他不想上也得轰着他上。老弟，为了大局，有些事要想开点。”

高炳奎痛苦得脸都扭歪了，刚刚刮尽胡子的腮帮上泛着青光，咬肌鼓突着，浓眉下的眸子冷幽幽地盯着手中的玻璃杯，好似恨不得把它捏碎吞下肚子似的。他那魁梧的身板，刀削斧斫似的面部轮廓，再配上这副要与仇人决斗似的表情，使得一旁的卓钰吓得愣了神，连挪两步，紧紧地靠到了母亲身上。

一人向隅，举座不欢。余沛莹拉起女儿的手，起身与主人告辞：“我们先走了！”

“我想不开！”一等余沛莹母女跨出客厅，高炳奎就爆发了，放下茶杯，一跳而起，“青龙川工程下马的教训是血写的，这里面也包含着亲人的血和我本人的血。我欠了人民的债，我要还债！我能还债！什么年纪大了，身体不行，哄娃娃罢了……”他越说越激动，又拍胸膛，又挥双拳，“我能爬山，能下水，壮得象条牛……”

“给我坐下！”程之远命令，不用轻而色厉，“让你来卖狗皮膏药大力丸，还是怎么的？象个厅局级干部的样子吗？！”

程之远说着，走到窗边，默默地望着天空。他动了感情。

高炳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怕让外人看见不体面，抬起头，

下意识地向客厅门口瞥了一眼。不料，余沛莹母女并没有离去。卓钰一手拖住母亲，一手抓住门框，正对着他发愣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流露出无比惊讶的神情。

程之远转回身来，走到高炳奎面前，小声道：“你的事，等去葛洲坝考察回来，再说吧！”

巨大的客轮微微抖动着，发出沉闷的“隆隆”声，缓缓地逆长江而上。

远距离的水上航行，最容易使人感到乏味。卓钰在后甲板上随便画了几幅速写，感到无聊，便背起画夹，顺着船舷廊道，慢慢向前甲板走去。

前甲板上，有两个中年男子正在凭栏远眺。西斜的太阳照耀着江面，形成了一条金色的倒影，从船首一直连向水天交接处，波光粼粼，使人为之眩目。古人把这种光芒闪闪的太阳倒影称之为日路，真是太形象了。日路，是光明的路，平直的路，通向太阳的路，能给人以多少诗意的联想啊！在日路的辉映下，这一对壮年人显得通体透亮，心情也似乎比别人开朗。只可惜其中那位留刺猬头的敦实汉子少了一只左臂，那条空袖管正在习习江风中飘荡翻舞着，远远看去，就象一只纸鸢，急于要想乘风腾空而去。

这两个人都是水电厅的干部，卓钰全熟悉。独臂将军叫孟少雄，是管理处的副处长；戴眼镜的高个子叫徐扬，是新提升的施工总工程师，卓钰还曾经找他学过绘画。

徐扬和孟少雄，都是青龙川工程筹备处的主要角色。此时，他俩一边远眺，一边正聊着天，并没有注意卓钰来到了身旁。

“唉！”孟少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青龙川工程到底要重新

上马了，倘使你父亲能参加施工，那该多好啊！”

“别提我老头子了，”徐扬道，“他反正活不到今天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心脏病最受不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折腾。信不信由你。电台公开广播青龙川工程重新上马消息的那个早晨，我这个从来没有心脏病的人，也突然出现一种心律不齐的症状，当时正在刷牙，一下子闷了过去，不知不觉间，硬是把一柄新买的牙刷给咬断了。”

孟少雄哈哈大笑，挥起独臂在徐扬背上狠击一掌，“鬼摸脑门啰！我才不信哩！当时我正在吃早饭，本来一顿早饭三两馒头一碗粥，听了这个消息胃口大开，吃了半斤馒头两碗粥。”

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啊！”徐扬也大笑了起来，“都象你，青龙川工程上马也得得不偿失，全省非闹粮荒不可。”

卓钰忍俊不禁，也笑出了声。徐扬和孟少雄同时转过脸来。

“小公主，偷听别人谈话可不好！”徐扬眯着眼，说道。

“秘密吗？”

“好在没有秘密！”孟少雄说。

“秘密的是，有人为什么好日子不过……”徐扬故意表示费解地摇摇头，“为什么非要去葛洲坝？水电站工地灰尘滚滚，噪声震天，有啥好玩的？”

“嘲笑我？”

“不，爱护你。”徐扬申辩，“怕你一到工地又后悔。”

卓钰并没有生气。她避开徐扬那狡黠的目光，眯眼望着金光闪闪的日路，象在思考着什么。

“徐叔叔，孟叔叔，”她低声唤道，“我提一个问题可以吗？”

“提吧，提两个也可以。”孟少雄说。